

安德烈·格拉申科

维捷布斯克市（白俄罗斯）

小松鼠

献给世界上所有在二战期间死去的孩子



Minsk
LLS «Altiora Forte»
2022

UDC 821.161.1(476)-93

本书由支持和保护海外侨胞基金会资助出版。

该书出版得到了C.Ю.叶廖民；K.A.古丽洛娃；周春来；
A.И.乌达里佐夫；B.И.耶拉金；
A.H.卢卡史克个人的帮助和支持。

插图作者：安娜·尤里耶夫娜·卢卡史可；

故事《小松鼠》写于久远的1992年，曾先后在2008年第12期《我们的同代人》杂志和其它权威文学出版物上发表。《小松鼠》是为悼念那些在德国纳粹占领区死去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小松鼠——是白俄罗斯小男孩手中一个似乎可能将其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象征性的玩具。然而，情形却适得其反。读完这个故事后，喉咙哽咽，在一片血迹斑斑的雪地上，一个被杀害的小男孩和他手中的毛绒小松鼠将会永久地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ISBN 978-985-7239-81-8

© 格拉申科.A.E., 2022
© 卢卡史可 A.Ю., 插图, 2022
© 装帧. LLS «Altiora Forte», 2022



那是1944年的冬天，德军占领后的最后一个冬天。

烟雾弥漫，吞噬双眼。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热浪要将人的身体融化，就像普通的黄油一样，渗入地下，消失在地底深处。房子在燃烧着，爷爷和奶奶，还有小小的阿莱斯卡也在燃烧着，但他们没有痛苦。雷戈尔卡确信，他们没有痛苦。

那是有一天，他曾看到德军是如何枪杀了老迈克，并把他扔在院子里。那天非常寒冷，老迈克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爷爷那时说，老迈克没有痛苦，因为他的



灵魂已在天堂。灵魂就是自己本人，而肉体就像衣服一样。这一点，雷戈尔卡也是知道的。所以，爷爷、奶奶和小阿莱斯卡他们都没有痛苦——他们已经在天堂。现在只剩雷戈尔卡一个人了，孤零零的他该怎么办？



刺鼻的烟雾侵入口鼻，令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万一我的灵魂跟着我的肉体窒息了，那我就永远都进不了天堂了吗？”一想到这儿，雷戈尔卡害怕了，抹着眼泪开始扒开破旧衣物下面掩盖的窄小的秘密通道。爷爷知道德国人随时可能会来，所以，特意给孙子看过这个通道。现在雷戈尔卡知道该怎么做了——他需要仔细听听房子这边儿是否有人，然后爬出去，并拼命地跑进森林。一会儿，一股寒冷而又令人惊奇的新鲜空气向他扑面而来。

德军上尉诺伯特突然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立即往下看，发现在房子的墙根下有雪漏下并向里面散去，同时看到一缕淡蓝色的烟雾缓缓地从缝隙中冒了出来。


“看来这堵墙快要倒塌了，既然雪已经开始融化，那屋里的一切可能都在燃烧了。”诺伯特想了想，为防不测他向后退了几步。突然，那

奇怪的声音再次出现，并清晰地听到有人急促的呼吸声。这时，墙根下的洞口变得更大了，并从里面探出一只人手来。诺伯特迅速向后闪去，躲在墙边，并从枪套里拔出一支帕拉贝鲁姆式手枪，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想到，这时招呼士兵是愚蠢的，有可能会吓跑这个要出来的人。从洞口探出一只手后紧接着



着露出一个脑袋，只见一个脏兮兮的，衣衫褴褛的人爬了出来。

“天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或许是凶恶的特罗利从地狱里爬出来要惩罚我的罪孽？！该死的——这就是一个小男孩，一个衣着破烂脏兮兮的小男孩。真见鬼了，虚惊一场！不过，他是怎么在这座房子里存活下来的呢？说明我们的人做事很糟，差点儿就让他跑了。”诺伯特端着枪，开始仔细打量起雷戈尔卡。



雷戈尔卡抖落掉破旧毛绒小松鼠“佳皮卡”身上的雪，抬头往上看时，只见一把手枪正指着她，一个高大的德国人，手指扣在扳机上。雷戈尔卡轻轻地惊叫了一声，丢掉了小松鼠，转身扑向通道。

诺伯特放下枪，一把抓住雷戈尔卡的衣领，将他的脸转向自己，把一个惊恐未定、失去反应的小男孩拽到了自己的面前。

雷戈尔卡的心怦怦地极速跳动着，以至于再差一点点，他的心就会从胸膛里蹦出来。惊恐渗透到了他的每一个细胞，束缚了他的手脚。此时此刻，他本应该逃跑，拼尽全力逃离这个德国人。然而，这种恐惧，就像一只小老鼠在蛇的面前一样，措手不及，动弹不得。

“我为什么没杀了他？我再看清楚点就毙了他——留他干嘛？”——诺伯特想了想，又将手伸向枪套。这时，他的目光偶然落到了一只孤零零躺在雪地里的毛绒的小松鼠。“这只小松鼠怎么会在这儿呢？”——诺伯特想到这儿，立刻想起了妻子玛尔塔和一头金发的，小小的儿子弗里茨。

那天晚上，诺伯特从慕尼黑回到家里，给儿子弗里茨带回来了一只毛绒的小松鼠作为天使日的礼物。儿子弗里茨非常喜欢这个礼物，整个晚上他都在玩儿自己的这个新玩具。

— 你管它叫什么？诺伯特问他的儿子。

— 小松鼠。就叫它小松鼠。儿子弗里茨想了想回答道。

— 不应该这么叫。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比如，你叫弗里茨，妈妈叫玛尔塔。那小松鼠呢？也应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吧，——父亲反问道。

— 不，就叫它小松鼠！——弗里茨坚持道。

那时正值夏天。那是1943年炎热而晴朗的夏天，整个巴伐利亚都被淹没在绿茵中。在这里，在那座诺伯特从小长大、熟悉的房子和家中，战争似乎是遥远而虚幻的.....

雷戈尔卡似乎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腿流下，顿时缓过神来的他，最终克服了恐惧。他抹了一把泪水，用双手抱住诺伯特的靴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哭诉：

— 法西斯叔叔，法西斯叔叔，不要杀我！法西斯叔叔——我会听话的，我...

“该死的，这个小俄罗斯人（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军队统称苏联人为俄罗斯人。——译者注。）长得也太像弗里茨了，同样的蓝眼睛和金色的卷发。当然了，要是能把他的头发洗洗的话！他在那儿低声说些什么呢？大概是让我不要杀他吧。够机灵... 弗里茨曾经也很机灵。为什么是‘曾经’呢？他现在也很机灵。”诺伯特抓住小男孩的肩膀，又把他拽到了自己的面前。诺伯特拾起小松鼠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将它递给了雷戈尔卡，用德语问道：

— 这是你的朋友？



雷戈尔卡小心地看着诺伯特。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德国人对他的玩具如此感兴趣。

——它叫什么？诺伯特再次用德语问道。

雷戈尔卡一言不发，紧张地来回跺着脚，不知所措。诺伯特这时注意到小男孩光着脚站在雪地里。

“我该拿他怎么办？”——诺伯特看着小男孩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近来，诺伯特越来越迷信神秘论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因他看到的血多于水，而且还都是他自己亲手干的，他变得更迷信了。“天啊，要是这些蠢猪来到巴伐

利亚可怎么办？如果我的房子和玛尔塔也像这样一起被烧掉呢，那弗里茨会怎么样...哦，天哪，这个小男孩看起来太像弗里茨了！让他跑进森林去！如果他能跑到那里，那么弗里茨也能活下来...他一定会跑到那里——我会放他走的。然后呢？然后，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死掉的，他光着脚在雪地里活不了多长时间。虽然俄罗斯人是极耐寒的...但如果他遇到游击队，也许他死不了。那么，这就是他的运气了。那现在就让他赶紧跑。”诺伯特的额头上冒出了汗水。这是因为，他摆脱不了儿子弗里茨的生命将取决于这个俄罗斯小男孩能否跑进森林里的这种想法。“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很像弗里茨的。”诺伯特想了想，便把小松鼠递给雷戈尔卡。小男孩看了一眼德国人，用冻得发抖的双手将玩具紧紧地捂在胸前。

——游击队！快，快！快快跑！——德国军官诺伯特大声喊道，将雷戈尔卡转向森林方向，并踢了他一下。

雷戈尔卡哭了起来，他不想跑。“可能是怕我开枪吧。”诺伯特猜想到了，随之一笑，夸张地比划着扣上了枪套。

——不开枪！你，游击队——快！

这次，雷戈尔卡跑了起来。

锋利而冰冷的雪将冻得发青的双脚扎得火烧火燎的，但此时小男孩已全然不顾，只想着尽快跑进森林。他还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只是想着要竭尽全力将自己从那些烧毁自家房子并杀死他全家的、可怕的、不可理喻的法西斯手中逃脱掉。

冲锋枪无情地一阵扫射过来，俄罗斯小男孩应声倒下。只见他又迅速站起来，但第二轮扫射又将他击倒。保罗得意地大笑起来，继续向着无助地趴在雪地里的小身体开枪。“这意味着俄罗斯人会杀死弗里茨的！可这白痴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诺伯特瞪着眼，怒气冲冲地跑到保罗身边，打了他一耳光。

——为什么打我？——保罗丢下冲锋枪，捂着脸颊喊道。

——你这个畜生，差点放跑了这个俄罗斯人！他有可能跑掉的！——现在的诺伯特不得不想办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但我不是已经把他杀了吗？！

已经控制住自己情绪的诺伯特平静地说，“算你走运。”他最后看了一眼从远处几乎无法辨认的、雷戈尔卡那毫无生命迹象的身体，便径直向停在房子后面的汽车走去。

此时，火光冲天而起，在已暗淡的天色映衬下，房子像一只明亮的蜡烛燃烧起来。

已经坐在车里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下士谢因巴赫问道：“听说，俄罗斯人今天庆祝圣诞节？”

保罗笑着用手指了指被火焰包围的村庄，说道：“圣诞节？这好哇，我们就正好给他们留下了圣诞蜡烛！”

诺伯特阴沉着脸看着被雪覆盖的田野，想到：“是的，也许俄罗斯人会出现在巴伐利亚，也许他们会找到弗里茨和玛尔塔。但我会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杀戮和烧毁，烧毁和杀



戮，让猩红色的血流冲刷掉自己对那个被保罗杀死的俄罗斯小男孩的记忆。当时正值1944年。

雷戈尔卡从难以忍受的寒冷和剧痛中苏醒过来。他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了——小男孩的双腿已被那两轮子弹



打断了。身边的雪被血水浸透，但雷戈尔卡只看到了一片黑色——夜幕降临了。

雷戈尔卡没有哭——他感到寒冷在渐渐退去，疼痛在渐渐麻木。雷戈尔卡伸手摸到躺在他身边的小松鼠，将它紧紧捂在胸前，眼睛向空中望去，天上的星星格外耀眼。雷戈尔卡看着小松鼠纽扣般黑色的眼睛，轻声地和他分享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没有在烟雾中呛死，那么现在我就能上天堂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而你，佳皮卡，也会上天堂的。我们很快就会见到爷爷、奶奶和小阿莱斯卡了。天堂那里很好，很暖和，而所有的法西斯都会下地狱的。爷爷是这样说……没等雷戈尔卡说完，难以忍受的困意让他闭上了眼睛。

厚厚的白雪悄无声息地飘落在雷戈尔卡身上，没有融化。两个小时后，白雪如洁白蓬松的毯子盖住了小男孩，像裹尸布一样。大自然仿佛对所目睹的这一切感到震惊，却因无力改变，而想遮掩了这一切。



那是1944年的冬天，德军占领后的最后一个冬天.....



写于1992年1月17日至
23日，霍洛梅利耶村。

翻译：周春来（中国
哈尔滨市）

审译：古丽洛娃.K. A.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 译者注：

1. 特罗利 — 斯堪的纳
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神人，
有小矮人和巨人，通常与
人为敌。

“小松鼠”故事 —
对纳粹主义说 — 不！
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
能够像我们两国：俄罗斯（苏联）和中国一样 — 根
据自身的经验从“历史”学科中如此深刻地认知到了“纳
粹主义”这个课题。我们记得纳粹分子欠的债。欠中国人的
债，比我们的多：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2700万苏联人
的生命 — 多么恐怖的一组数字！纳粹主义病毒太可怕了。
它损害的不是肺，不是心脏，亦或是肝脏... 它损害的是人
体最重要的器官 — 大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理智！



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分子杀害了大量无辜平民。苏联人和中国人给予了他们坚决地反抗，直到1945年，他们无条件投降。我们知道并记得与纳粹主义英勇斗争的苏联英雄：马特罗索夫、科斯莫德米扬斯卡娅、加斯泰洛、伊万诺夫和坎塔利亚……我们知道并记得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国英



雄：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李兆林、周宝中……

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在美国公开的怂恿下，纳粹主义病毒已经染遍乌克兰，我们兄弟般的斯拉夫人民（无论是血统还是文化）



都被骗了。美国歇斯底里向全世界叫嚣：“中国蓄意让全世界感染上了新冠病毒。”而他们在乌克兰则是公然资助纳粹上台，并在那里研制细菌武器，用以摧毁地球上所有具有特定基因（斯拉夫人或亚洲人）的居民。我们知道并记得日本“731部队”！

他们怂恿乌克兰纳粹分子侵犯俄罗斯，目的是彻底消灭所有俄罗斯人。目前俄罗斯士兵正在乌克兰与纳粹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作战。“小松鼠”故事讲述的正是那些为了不受惩罚，将其他民族称为劣质民族，并想将其肆无忌惮摧毁的所有纳粹分子的妄想。

对纳粹主义说 — 不！

格拉申科. 安德烈. 叶夫根尼耶维奇

小松鼠

该文本以作者的版本发表

印刷份数 5000

订购 1666

出版商和印刷 – LLS «Altiora Forte»

地址：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市苏尔卡诺瓦大街11号86室

电话/传真: +375 172 94 90 94

16+



下载《小松鼠》一书的电子版

“依我看，安德烈·格拉申科的故事《小松鼠》，从人道主义的高度去看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情节简单：一个德国纳粹军官想杀害一个白俄罗斯小男孩，他突然意识到，他这样做是在给予他人杀害自己孩子的权利。”

——亚历山大·鲁德科夫斯基

摘自《一个水大而深急流上的两条河》一书。该书发表在2009年2月1日《同盟大会》，是对《我们的同代人》杂志，2008年第12期发表的故事《小松鼠》内容的分析。



ISBN 978-985-7239-81-8



<https://геращенко.бел>